

重磅

金马湖仲秋八记

陈学阳

晨行遇友

鸟啭郊迎客,曦升饶雾彤。
徐行逢故友,堤短几多重。

澄澜晓钟

林岸轻风度,澄澜寺影清。
云蒸函曙雀,籁寂起钟声。

平湖观日

星藏晓雾开,晕染水红腮。
金箭三千阵,穿云破镜来。

渔舟夕照

隐山摇劲橹,碧水荡秋光。
斜照芦花舞,鱼肥跃满仓。

苍颜竞渡

曲岸蝉声隐,风梳红叶寻。
苍颜争晚渡,日落拒西沉。

少童晚嬉

玉镜涵童影,飞鸿渺远空。
谁游惊白鹭,月逐浪花中。

黄苇暮钓

凉鹭鸥来重,湖堤客渐稀。
垂竿依曲苇,共钓玉蟾归。

月夜闲步

影逐长堤绕,蛩呼急野亭。
秋风时作伴,棋动一湖星。

秋水画境的诗意吟唱

——陈学阳《金马湖仲秋八记》浅析

■刘志斌

石牛峰系衡山山脉,山峦如牛,十峰集聚,起伏连绵。登顶开怀,可眺湘江玉带南岳秀色,有“远望江南八百里,近看回雁烟雨池”的气势。金马湖如一面玉镜镶嵌在石牛峰的怀里,山泉涧流蜿蜒而至,草木飞鸟影映于内。作者携金秋时光无数次漫步湖畔,赏秋景、看秋水、悟秋意、绘秋境、寄秋怀,诗化了这一方灵性山水。

时间为经,空间为纬。作者以广镜头捕捉金马湖一日八景,这些画面以湖为轴心,按早晚顺序串连起来,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的乡村生活图。遇故友依依不舍,话长堤短、情比堤长;赏湖畔怡景心生宁静、万物自欣;看老人争渡、群童竞泳、月影相逐迸发惊喜,感叹心若年轻,岁月不老;观与苇共钓、星影若棋、忘机夜归的恬淡闲适……诗中有深意,欲辩已忘言。句句写实、字字融情、首首成像,雅然的画境淡泊的意境超脱的心境融为一体。这种别开生面的意蕴呈现,是作者心路历程和审美精神的内在写照。

清·赵翼《瓠北诗话·白香山诗一》云:“坦易者,多触景生情,因事起意,眼前景,口头语,自能沁入心脾,耐人咀嚼。”这组诗寓意隐射,在看似平常平静的写景中,不动声色地融合多种表现手法蕴藉自己的心迹心态,细细咀嚼,意趣横生。“徐行逢故友,堤短几多重”从侧面入笔,用不知不觉绕湖数圈来烘托与老友久别偶逢不舍之情,连湖堤都在愉悦的畅谈中缩短了。“几多重”在写法上有讲究,“几”不说固定数,句子则变得相对灵动。“云蒸函曙雀,籁寂起钟声”,一个“函”字让画境呈现,一个“起”字让心境而生,气脉自然流转。以声衬静,更见其静。这里的“钟声”,指寺庙的钟声,也指心中的禅意,虚实相通、有无相生。“金箭三千阵,穿云破镜来。”这两句读来让人突生紧张感,但这种浪漫主义写法又使得这首短诗跌宕、饱满,鲜活、清晰,引人入胜、临境生怀。以湖面为界,两个暗喻的连用,亦有两重景色的叠背,即生动地描绘了晨曦瞬间冲破云层喷涌而

出,照射湖面林间的壮观画面,以及朝阳倒映在湖中,明澈如镜的水面反射金色阳光的绮丽美景。“苍颜争晚渡,日落拒西沉。”把夕阳人格化,赋予人的形象、人的情感,不忍归西,余热生辉,老欲有为。一“争”一“拒”,前后勾连,互相回应,反映了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的豪迈情怀和“暮色苍茫看劲松”的乐观态度。且这一组诗中,每首都以景色收束做结,留足想象空间,含蓄隽永、余味无穷。

好诗真情,离不开意象的选取和意境的构建。明代谢榛说:“作诗本乎情、景……景为诗之媒,情乃诗之胚,合而为诗。”诗意、诗情和诗味完美融合,会给人某种唯美的境界。作者流连金马湖,目之所及、情之所致,皆诗画于心。这一组诗乡村气息浓厚,季节色彩浓烈,如被山光水色明月星辰映照熏染过的丛林,意境隽永优美,风格恬静淡雅,语言清丽洗练。“隐山摇劲橹,碧水荡秋光。”湖水映山山上湖,远远望去,小船好像山上荡漾,摇橹把平静的湖面拨出一道道涟漪,秋光山色以及轻快的心情便在清澈的涟漪中旖旎摇曳。“秋风时作伴,棋动一湖星。”湖面若棋盘,倒映在水中的星辰似棋子。人生如棋,风亦弄棋。作者以秋月为灯,将秋风当友,寓秋风壮阔不凡的气度和高卓清奇的情致,不时希望其来到湖边与自己闲弈,以吐露情感。风“来”风“趣”,“棋”起“棋”落,满湖星光闪烁荡漾,满盘智慧哲理。作者触景生情,化景为情,通过景象的截取和意境的营造,把常见的湖景写得如此有声有形有情,仿佛这一切与他心有灵犀,无声交流。

王维作诗,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景物的形象特征和状态,以画家的绘画技巧去构图和选择色彩,并将自己对自然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感受融入到景物中。《金马湖仲秋八记》组诗简洁朴实,毫不炫技,抒情上也不矫揉造作,却有某种画作的神韵流转,充满艺术感染力,让人对金马湖神往不已。

《五湖八荡》:瞻言见貌,即字知时

■周卫彬

是水乡世界观和生命观的聚合之物,是弥布生命喜悦之物,是有情之物。

刘香河笔下的生活场景,始终处于普遍的乡愁和具体的事物之间。当我们隔着记忆的帷幕遥望那些水荡之时,恍然发现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,已经与那个独一无二的里下河生活在一起。“风俗,不仅与四季相连,亦与人的一生紧密相连。”在写法上,刘香河选择了多层次的叙述方法,以多样的笔法建构场景、烘托情感。他以工笔的方式描摹水乡风情,水汪汪的稻田,碧波如镜的河流,微风中的苇叶,剪水而落的燕子;又以小说笔法写风物与传说,譬如猎人花费多年培养狡猾的媒鸭,宗保子的单

纯与感动天地的孝心;同时以学者之笔写掌故,譬如考证郑燮《板桥家书》中关于炒米的描述:“天寒冰冻时暮,穷亲戚朋友到门,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,佐以酱姜一小碟,最是暖老温贫之具。”

这种写作是一个回归故国的过程,也是重塑乡土空间的过程。刘香河不是以线性的方式铺陈水乡历史,而是以空间的方式建构立体的乡土世界。那一段充满诗意的横截面,既是原生态的生活,又构成了复杂多维的乡土空间,具有永恒的时空感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部散文集是从生活出发,重新打量生活,唯此,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现心灵之景,我们的写作才是充满希望的、温暖的写作。

想到了一个极端的改变方法,就是小说中那种狡猾的不道德的改变方法。

另一个灵感说是因为现实流行“拼爹”,所以小说其实是写一个拼爹的故事,为了证明这个说法,我甚至想起读高中时的一个情景,那就是我天天到体育用品商店去看一双白球袜,很贵,我怎么买得起?当时就想,要是我有一个有钱的爹就好了。也就是说,在我的意识深处,是多么渴望有个富爸爸。这是人的本性,它早就埋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。我的两个回答都是真实的,这说明灵感很复杂,有时我们说出来的部分不一定是灵感的全部。

——东西 说

主打

致敬写作

■龙建雄



早些天,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观看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的小感悟。不曾想,引起众多好友互动与共鸣,除了鼓励之外,也有调侃。

朋友说,你写散文也来个茅盾奖。我说,你见几个写小散文小随笔的获奖?朋友继续留言,谁不是从小打小闹起家?我复,人贵有自知之明。

写文章到底是个什么活?朋友问过我,甚至我自己也问过我自己。

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”文学创作是关乎年代久远的事情,但其创作中的成败甘苦只有自己知道。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杨志军、乔叶、刘亮程、孙甘露、东西等五位前辈的发言淋漓尽致地诠释了这句话。他们朴实的发言里,我尤喜欢杨志军老师所说:“写作者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永远的攀登者。”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,这应该成为每一个写作者永恒的一种追求。写作是一种精神输出,写作者要弄明白搞清楚那些大众所共知的历史、人文、性格,还要有独特的感怀、独有的生活、独立的认知,更要能一五一十,由浅入深的写出文章给大家有兴趣地阅读!不是永不言弃的攀登者,何来高峰之巅“一览众山小”?

我们处于一个多元化时代,因为读不到书而读书少的困境基本不复存在,除非是你不想读。写作亦然。如果写作是出于成名、出于谋生,那这条路大概率是错项选择。当然,不排除缪斯女神极其眷顾极个别幸运者。现代写作,朋友圈可发表,公众号可发表,各种论坛可以发表,发表的门槛、写作的自由度、情感抒情的渠道大大得以拓展。可见,写成正常表达的文章不是什么难事,人人可做,人人皆可做成。要是写成名篇,大篇,千古绝唱,那是写作更高的一个维度。

文如其人,这估计是对作者及其作品最好的褒奖词。文,有文风、文气、文眼、文路、文势,等等诸多方面;人,有个性、见识、胸怀、骨气立场,等等众多特性。一个作者把自己思想的东西考虑到位、谋划到位、结构到位,继而进行丰富充实、落字为安的创作,成就一篇篇或长或短的精彩文章,让喜爱的读者朋友有共鸣、有读点、有思悟、有嚼头,能够做到这样的作者,与其说他天生就是当作家的料,不如说是他有独特的思想洞见和剑走偏锋。文如其人,对应的是作者本人,也是读者自己本身。关乎作者本人以及文字里显露出来的风骨、正能、品德等。文字与阅读的双向奔赴,精神上的高度契合,何尝不是优秀作品的资格,又何尝不是优秀作者的资本。

文为知己者阅。每个人的知识结构,社会阅历和情感接纳不同,所以读文章的酣畅淋漓感觉会各不相同。其实,文章和读者这一对共同体犹如市场经济里的供需关系,有需求、有供应,匹配度越高越好,文章和写文章的人才才会由默默无闻到一鸣惊人天下知。读者的眼光雪亮,心中自有一杆天秤,那些无病呻吟而制造出来的“文字垃圾”不受欢迎是必然。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需要包容,文学也讲究包容,所见和而不同,笔下正念正行,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读书人,写作人,应该常怀这种抱负,文学才会百花争艳满园春。

“术业有专攻”这句话说理精到。作为一个写小散文小随笔的人对文学大言不惭,落笔至此深感诚惶诚恐,有贻笑大方之处,还请大家多多承让。致敬写作,心向往之,心亦诚之。

荐书榜



某种程度而言,以写实的方式表现故里风物,已经成为刘香河向里下河传统致敬的重要方式。里下河的风物也给刘香河的散文写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,他笔下的风物不是商品时代的“物”,而

“段”章取“议”

1.新工业诗歌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生动诠释。应该说,新工业诗歌创作已经取得一些成绩,但相较于其他题材,受到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,主要根源是诗歌总体质量上还有待提高。

新工业诗歌作品的提高首先要注重真和美的问题,避免为实现审美预设而出现“人造式”情感。部分新工业诗歌有意识地抛弃宏大书写,导致“悲壮”和“阳刚”等美学意蕴的缺失。也有一些新工业诗歌的旨趣单纯地指向“工业”,并没有指向“人”,没有“工业之美”这个前

设,容易出现“打油诗”,弱化了诗意。新工业诗歌应以“新”为基石,这要求诗歌必须传递、书写工业生产生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与新内容,充分发掘人面对新工业时涌现出的新经验、新感知和新情绪,这些经验、感知和情绪往往带有具体而细微的时代精神共性。

——聂茂 说

2.当记者问我创作灵感来自何处时,我有两个版本的回答,一个是每年回乡,看见小时候的同学们都站在村口遥望,他们遥望他们进城打工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现在坳口,由此我想到他们下一代如何改变命运的问题。通过正常的渠道改变当然可以,但比以前难了,于是我